

· 当代名医 ·

刘弼臣应用四逆散经验

郝 宏 文

(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,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 6 号, 100078)

[关键词] 四逆散; 名医经验; 刘弼臣

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弼臣教授行医 60 余载, 擅治儿科疑难杂病, 临证时常灵活运用四逆散治疗多种疾病, 取得很好疗效。现介绍如下。

1 透邪解郁, 和解退热

例 1: 蔡某, 男, 1 岁, 2001 年 5 月初诊。高热 2 天, 体温 39.4℃, 持续不退, 发热时手足冰凉, 便秘, 咽红, 舌尖红、苔黄略腻。患儿曾有高热惊厥史。治以透邪解郁, 疏风清热。处方: 柴胡、枳壳各 10g, 白芍 15g, 炙甘草 3g, 生石膏 30g, 薄荷 3g, 葛根 10g, 制大黄 10g, 焦三仙各 10g, 3 剂, 水煎服, 每剂煎 50~100ml, 每日 1 剂, 频服。服 1 剂后, 热势转为低热, 2 剂后体温正常。

按: 小儿脏腑娇嫩, 藩篱不蔽, 易感外邪, 邪郁肌表, 卫气不能温分肉, 则可见恶寒; 邪郁则卫阳被遏不达四末而见手足逆冷, 故治疗关键在于透邪解郁, 同时加用疏风、清热之剂, 才能邪去正安。方中柴胡透表泄热、透邪舒郁; 枳壳易枳实, 取其行气宽中之功而弃其猛烈之性, 与柴胡合而升降调气; 芍药益阴敛营, 配伍应用则邪去郁解, 卫阳得伸, 诸症自愈。

2 理气和血, 调和阴阳

例 2: 马某, 男, 20 岁, 2007 年 5 月初诊。患者有癫痫病史 2 年, 现无明显不适, 查体见体型较胖, 咽微红, 舌淡红、苔白微腻, 脉滑。治以理气和血, 化痰熄风。处方: 柴胡 10g, 枳壳 10g, 白芍 15g, 炙甘草 3g, 陈皮 10g, 半夏 10g, 胆南星 10g, 蝉蜕 3g, 重楼 15g, 芦荟 5g, 钩藤 10g, 全蝎 3g, 无名异 10g, 焦三仙各 10g。14 剂, 水煎服, 每日 1 剂。以后治疗皆以柴胡、枳壳、白芍、炙甘草、陈皮、半夏、钩藤、全蝎为主加减, 随访 8 个月未复发, 复查脑电图, 轻度异常。

按: 刘老认为, 本病系惊、风、痰、瘀, 四者导致气血逆乱, 阴阳之气不相顺接, 清阳被蒙, 因而作痫, 所以治疗以理气和血、化痰熄风为主。肝主血、主疏泄, 体阴而用阳, 所以本病调理气血当以调肝为主, 方中柴胡疏肝理气, 枳壳行气, 白芍养血柔肝, 共奏理气和血之功, 再配以陈皮、半夏、胆南星化痰、钩藤、全蝎熄风止痉, 故

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。

3 平肝熄风, 清解郁热

例 3: 姜某某, 男, 17 岁, 2006 年 11 月初诊。患者确诊为“多发性抽动症”已 2 年, 服西药症状控制不明显, 症见: 鼻、咽部异常出声, 四肢不自主抽动, 说话声音大, 性情急躁, 眠差, 喜冷饮, 舌红、苔微黄, 脉弦。治以平肝清热, 熄风止痉。处方: 柴胡 10g, 枳壳 10g, 白芍 10g, 炙甘草 5g, 木瓜 10g, 半夏 5g, 伸筋草 15g, 黄连 2g, 蝉蜕 5g, 僵蚕 5g, 青果 10g, 浮小麦 15g, 钩藤 10g, 全蝎 3g, 焦三仙各 10g, 稻芽 10g。14 剂, 水煎服, 每日 1 剂。

按: 多发性抽动症(或抽动秽语综合症), 刘老认为, 属中医“肝风”, 为外风引动内风, 风痰流窜经络所致, 提出“从肺入手, 肺肝同治”的治疗思路。临床上多采用清肺宣窍、化痰通络、平肝熄风的方法, 临证中有部分患儿会出现性格急躁易怒, 甚则面红、耳赤、眠差, 多为肝经有热, 所以治疗尚需平肝清热, 因为本症为肝经郁而生热, 非肝阳上亢, 故不用羚羊角、石决明之类, 而用四逆散。方中柴胡, 《本草正义》曰: “用其凉散, 平肝之热。”枳壳伍半夏行气化痰, 芍药、甘草伍钩藤、全蝎、僵蚕、木瓜、伸筋草等, 平肝、熄风、柔筋并用, 达到制动、止痉的作用。

4 疏肝理脾, 缓急止痛

例 4: 周某, 男, 8 岁, 2007 年 5 月初诊。主诉: 近 1 个月来腹痛时作, 伴纳食不香, 舌淡、苔白。治以疏肝理脾、缓急止痛, 处方: 陈皮 5g, 半夏 5g, 柴胡 10g, 枳壳 10g, 白芍 10g, 甘草 3g, 川楝子 10g, 延胡索 10g。7 剂, 水煎服, 每日 1 剂。

按: 肝与脾的关系非常密切, 肝在五行属木, 脾属土, 因各种原因导致肝郁或脾虚时, 都会引起“木乘土”, 脾运失健出现纳差, 气机不畅而腹痛, 此时用柴胡、枳壳疏肝理气; 芍药、甘草缓急止痛, 且芍药味酸能刺激胃酸的分泌, 亦有助于食物的消化; 同时加用川楝子、延胡索增强了疏肝理气止痛的作用。诸药合用, 共奏疏肝理脾、缓急止痛之功。

(收稿日期: 2007-08-22)

【编辑: 洪涛】